

云南史料丛刊

第二十八辑

云南大学历史系
（原民族历史）
云南地方古代史
研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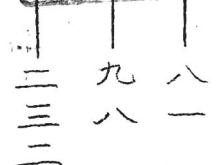
K297.4

715

28

雲南史料叢刊第二十八輯 目錄

- | | | | |
|-----------|------|---|-----|
| 唐宋人作滇事詩文 | 一頁 | 一 | 四八 |
| 牛叢報南詔坦綽書 | 四九頁 | — | 五三 |
| 高駢回雲南牒 | 五四頁 | — | 六〇 |
| 玉溪編事驃信詩 | 六一頁 | — | 六七 |
| 段義宗詩 | 六八頁 | — | 七四 |
| 昌憲上書議買大理馬 | 七八頁 | — | 八一 |
| 高氏源流總派圖 | 九八頁 | — | 八一 |
| 大明一統志雲南志 | 二三二頁 | — | 二四九 |
| 從征緬甸日記 | 二五〇頁 | — | 二〇〇 |
| 征緬紀聞 | | | |



唐宋人作滇事詩文概說

1页

唐宋時期史料，有關雲南者甚少，流傳至今猶可得見者更少。累年收集，而讀書未遍，尚非稱備。近歲編印雲南史料叢刊，得諸同道之力，先後分集編纂，以供觀覽。於編錄檔冊官書之外，其私家撰述成為專書者，僅得樊綽《雲南志》、楊佐《雲南買馬記》等數種，已收之餘，多散佚，尚有前人親見其書徵引者，雖零圭斷璧，可資考究者，均各為專目輯佚而存之。至於專篇之作，散見於羣書，其份量較多且較為重要者，亦各為專目而存之。尚有單篇，略依時序，合而錄之，題曰《詩文鈔》。其外，有為羣書徵引之單篇，原書已收於叢刊者，不再錄出，惟附載題目，以供參閱焉。大抵私家撰述之作，有專書，有輯佚，各為專目；而單篇者，有為專目，有為合鈔，有為存目，分別輕重而編輯之。惟既未得其全，且不免處置失當也。方國瑜謹識。

唐宋人作滇事詩文

征南寧夷過石門山

史萬歲

石城門峻誰開闢，更鼓誤聞風落石。
界天自嶺勝金湯，鎮壓西南天半壁。
謝肇淛滇畧卷八全隋詩卷二

臨水亭

閻邱均

高館基曾滇畧作層山，微幕生花草。
萬曆志作微幕坐芳草旁對野村樹，下臨車馬道。

清朗悟萬曆志作娛心術，幽遐備瞻討。迴合峯隱雲，聯綿渚縈島。氣似滄

萬曆志作靈洲勝風為青春好，相及盛年時。無令歎衰老。
全唐詩卷四

按：萬曆雲南通志卷十閻邱均傳載此詩題臨福亭詩篇曰：在大理作，不知然否？又曰：迴合峯隱雲二句，殆為蒼洱作。

破吐蕃獻俘表

楊國忠

臣國忠言：頃以南蠻閣羅鳳敢背皇恩，吐蕃與其潛謀，欲於
瀘南結聚，窺窬越雋，草竊昆明。由是西山諸郡及八國子弟知

其狡計，同請討除。臣當戎行，祇奉睿畧，破吐蕃、雲南，救兵六十餘萬，屠拔隍州等三所大城，擒俘虜六千三百。臣以劍南迢遞，不可盡來，遂簡丁壯千餘，并投降首領，昨三日於勤政樓奉獻，已降殊恩。臣又以男女二百人，六日於躍龍門進納，陛下以生成之德，不限華夷，詔臣曰：「夫王者之義，子育為先，每行于紀之誅，嘗軫在予之念。」吐蕃遺孽，頻有負恩，其君則然，其人何罪？且全其生理，遂彼物情，其所獻口，并宜釋放遞還本國。以直報怨，於是乎在，微臣何幸！親奉德音，聞所未聞，以忻以感。伏惟陛下不含宏庶品，康濟羣生，大敷恩信，下格昏迷，自皇王以來，未有如今日者也。天下幸甚，豈惟諸戎？特望宣付史官，頒中外。全唐文卷三百四十六

按此奏應在天寶十一載，是時鮮于仲通大敗於雲南，而國忠報吐蕃之捷以掩其敗狀。顧書公集卷六鮮于仲通神道碑亦載勝吐蕃事，而不言敗於雲南。通鑑考異曰：寶錄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劍南節度使楊國忠破吐蕃於雲南，拔故陽州等三

城獻俘於朝。唐歷國忠上言破吐蕃於雲南，拔故洪州等三

鮮于仲通神道碑 節錄

顏真卿

開元二十六年，調補益州新都尉，視事二十日，謝病去。二十七年，長史張宥奏充劍南採訪支使，方謀拔安戎，獨與公計劃幕中之事，一切以咨公。司馬章仇兼瓊惡之，及代宥節度，乃移郡收公，月餘仍釋之。俄令攝判使事，監越雋兵馬，復奏充採訪支使，盡護劍南軍事。首尾二載，冒暑渡瀘者凡一十八度。公秉操堅恆，吏人望而畏之，改授新繁尉，充山南西道採訪支使。頃之，雲南蠻動，瓊請公往，以便宜從事。公戮其尤害者數人，蠻復攝服。……天寶五載，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郭公虛已代瓊節制，郭以度務一旨仗公。……及郭公云亡，遂拜公為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充劍南節度副大使。……（不言用兵南詔事）十一載，拜京兆尹。……十四載，閏十月十有五日終。……有子六人，仲曰暉，隨公陷西洱河，力戰而

李雲南征蠻詩

并序

高適

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右相楊公秉節制之，寄乃奏。前雲
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之，道路險艱，往復數萬里，蓋百王
所未通也。十二載四月，至於長安。君子是以知廟堂使能，而李
公効節，適忝斯人舊，因賦是詩。

聖人赫斯怒，詔伐西南戎。肅穆廟堂上，深沉節制雄。遂令感激士，得
見非常功。料死不料敵，顧恩寧顧終。鼓行大海外，轉戰蠻夷中。梯巘
近高鳥，穿林經毒蟲。鬼門無歸客，比戶多南風。烽壘隔萬里，雲雷隨
九攻。長驅大浪破，急擊羣山空。餉道忽已遠，縣軍垂欲窮。精誠動白
日，墮薄連蒼穹。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收兵列亭堠，拓地彌西東。
臨事耻苟免，履危能飭躬。將星獨昭耀，邊色何溟濛。瀘水夜可涉，交
州今始通。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廉闇若未死，孫吳知暗同。相逢
論意氣，慷慨謝深衷。

高常侍集卷四

同諸公送李雲南伐蠻

儲光羲

昆明濱滇池，蠻爾敢逆常。天星耀鐵鎗，弔彼西南方。家宰統元戎，
 太守齒軍行。囊括千萬里，矢謨在廟堂。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
 萬兵自交趾，芟舍出瀘陽。羣山高嶄巖，凌越如鳥翔。封豕驟跔伏，
 巨象遙披攘。迴溪深天淵，揭厲踰舟梁。玄武掃孤蜮，蛟龍除方良。
 雷霆隨神兵，珊瑚動穹蒼。斬伐若草木，繫縲同犬羊。餘魄隱洱河，
 咽噉亂行藏。君子惡薄險，王師耻重傷。廣車設宣梁，太白收光芒。
 邊夷靜縣道，新書行紀綱。劍闕掉鞅歸，武弁朝建章。龍樓加命服，
 獬豸擁秋霜。邦人頌靈旗，側聽何洋洋。京觀在七德，休哉我神皇。

儲光羲詩集卷二

古風

李白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白日曜紫微，
 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問此何為？答言楚徵兵。
 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

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
子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李太白詩集卷三

書懷贈南陵常贊府

李白

歲星入漢年，方朔見明主。調笑當時人，中天謝雲雨。一去麒麟閣，
遂將朝市乖，故交不過門。秋草日上階，當時何特達，獨與我心諧。
置酒凌敵臺，歡娛未曾歇。歌動白紵山，舞迴天門月。問我心中事，
為君前致辭。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大聖猶不遇，小儒安足然。
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張兵奪雲旗。至今西二河，
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略，曇女惜園葵。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
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賴得契宰衡，持鈞慰風俗。自顧望所用，
辭家方來歸。霜驚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因世違。
終當滅衛謗，不受魯人譏。

李太白詩集卷十二

諸將之四

杜甫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氣浸未全消。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

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浦起龍讀杜心解曰：「南詔閣羅鳳自天寶中以鮮于仲通不還俘掠叛附吐蕃，銅柱正指越裳，謂南詔也。」

全唐詩刻本第三十八冊收錄諸將之四一詩，只在忠臣一作良翊聖朝一句下有：「錢謙益曰：此深戒朝庭不當使中官出將也。楊思勗討安南五溪，殘酷好殺，故越裳不貢，呂太一收珠南海，阻兵作亂，故南海不靖。李輔國以中官拜大司馬，所謂殊錫也。魚朝恩等以中官為觀軍容使，所謂戎也。炎風朔雪皆天王之地，只當精求忠良以翊聖朝，安得偏信一二中人，據將帥之重任，自取僨乎。」

雲南曲

劉灣

百蠻亂南方，羣盜如燭起，騷然疲中原，征戰從此始。白門大和城，來往一萬里，去者無全生，十人九人死。岱馬臥陽山，燕兵哭瀘水，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蒼天滿愁雲，白骨積空壘，哀哀雲南行，十萬同已矣。仲興間氣集卷下

按陳世崇隨隱漫錄引劉灣雲南行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

為昭義李相公賀雲南蠻歸附狀

崔行先

臣某言：伏承雲南蠻衆，其類八國，獻款歸附，以某日月至於闕下。臣伏惟皇帝陛下端拱九重，高視千古，聖謨廣運，方昭不宰之功，至德柔遠，是有非常之慶。不然者，荒陬蠻貊，左衽鳥語，文軌未通，嗜欲有異，不知父子之性，獨識皇王之恩，此皆天誘其衷，神助其請，歸我龍德，革彼狼心，豈假渡瀘之師，俄同兩階之舞，夏啟之征，有扈高宗之伐，鬼方書之載籍，適足慚耻。臣限以職守藩維，典茲戎旅，不獲隨列稱賀，抃舞丹墀之至。全唐文卷六百二十。

高黎共山謠

冬時欲歸來，高黎共山雪，夏時欲歸來，無那穹贍熟，春時欲歸來，

囊中絡賂

原注：絡賂，財之名也。

絕。

樊綽雲南志卷二引。

按樊志曰：高黎共山在永昌西，下臨怒江，左右平川，謂之穹贍。

湯浪冬中山上積雪苦寒秋夏又苦燠啖湯浪毒暑酷熱河啖
賈客在尋傳羈離未還者為之謠曰云云謝肇淪滇略卷二載
此謠改穹甸為彎甸改絡賂為資糧

同南詔破吐蕃露布

韋臯

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臯等言臣聞天討有
辜兵應者勝義者王夷不亂華師直為壯曲為老多助之至四極
爰臻貞觀則同羅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默啜曰商莫不來享犯
漢雖遠必誅德鳳翔虜河源武節憺虜月蝟率寧人之有指先元
戎之啟行用信威光祖宗不以賊遺君父恭維皇帝陛下宣昭義
問敉寧武功纘八葉之鴻圖奮四征之雄略懷梟鵠銷祲沴凜功
太和翦鯨鯢清郊原掃除羣穢王猶允塞我武惟揚奇幹善芳各
修貢職條支若木咸順指令邈積石七遐陬有吐蕃之醜類侵敗
王略倍奸齊盟乘邊將之騁兵瞰戎亭之虛候為蛇豕食上國盡
盜河湟帥蠭賊搖我疆再驚畿甸騎墮敗於深入鑿蹕至於親屯

摶然授兵，協以謀我，尙然汙而含垢，姑通使以結和。清水之盟未
 乾，好時之師已聚，指涇靈而徼賂，闔鹽夏以擣虛。夷德無厭，弗悔
 祉金之禍，楚氛甚惡，輒興衷甲之謀。蠹爾為讐，整居匪始，維時南
 詔慕化中朝，先零之質，諸羌雖嘗并力，麋人之率百濮，罔不離心。
 頓賴於邊，受命於吏，斷匈奴之右臂，羈南粵以長纓，燕貉輸致騎
 之勤，晉戎成掎角之勢。彼既失鐵橋之險，我遂克峨和之郛。蓋竄
 匿於龍虎，復虔劉於麟塞，戕我守將，墮我陴隍，修戈矛與同仇，靡
 室家不遑處。臣等請奮其旅，以殲乃讐。鳳翔振武、靈武之騎獵其
 西，邠寧、太原、涇源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羆之校，暨東川貔虎之
 師，烏蠻撓其腹心，回鶻擣其肘腋，衆素飽矣。壹大治之。諸將陳洎
 等，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思西顥之半，策勳北陸之初，盪平七城，
 斬馘萬級，獲鎧械十五萬計，燔堡壘百七十餘，遂鼓勇而圍昆明，
 將決勝而定青海，偽東境五節度大使論莽熟，釋朔方之衆，援維
 州之城，九攻九却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遠，連連執訊，矯矯獻囚。

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拂廬魚潰，區區脫免。轔谷靜山空，有就焉者之侈。區殫域滅，汽閒智盛之降，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奇堂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中之虜，勒功滇池之柱，植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軍用命，克何力焉。臣等承帝之明，敵王所懷，開遠門揭侯，坐收西極之舊封。紫微殿受俘，重覩岷丘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按通鑑：貞元十七年，韋皋屢破吐蕃，轉戰千里，凡拔七城，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捕虜六千，降戶三千，遂圍維州及昆明城。南詔王異牟尋虜獲尤多，上遣中使慰撫之。

事亦見新唐書南詔傳。
即謂此事也。

記韋皋撫南詔

范
撫

韋皋鎮蜀近二紀，雲南諸蕃部落悉遭濡生，教其禮樂，易旌歸仁。彼我以鹽錠貨賂，悉無怨焉。雲溪友議卷三。

送李廓侍御赴西川行營

姚合

不道弓箭字，罷官唯醉眠。何人薦籌策，走馬逐旌旃。
陣變孤虛外，功成語笑前。從今雋州路，無復有烽煙。

姚少監詩集卷一

駱口驛

東壁上有李二十員外逢吉、崔二十二侍御詔使雲南題名處。北壁有翰林白二十

二居易題擁石闌云開雪紅樹等篇有王質夫和焉王不知是何人也。

元稹

郵亭壁上數行字，崔李題名王白詩。盡日無人共言語，不離牆下至行時。

二星微外通蠻服，五夜燈前草御文。我到東川恰相半，向南看月北看雲。

郵亭月

於駱口驛見崔二十二題名處數夜後於青山驛詠月憶得崔生好待確論每於

宵話之中常曰人生盡務夜安步月閑行吾不與也言詫堅卧他以維千百其詞難動搖矣至是愴然思此題因有獻

元稹

君多務實我多情，大抵偏嗔步月明。今夜山郵與蠻嶂，君應堅卧我還行。

元氏長慶集卷十七使東川詩二十二首序曰元和四年三月七

曰，予以監察御史使東川，往來鞍馬間賦詩云云。

蠻子朝

元稹

西南六詔有遺種，僻在荒陬路尋壅。
部落支離君長賤，比諸夷狄為幽冗。
犬戎強盛頻侵削，降有憤心戰無勇。
夜防鈔盜保深山，朝望煙塵上高冢。
鳥道繩橋來款附，非因慕化因爲全唐詩、樂府詩集爲作居。
悚清平官擊鑼，擊全唐詩益州大將偉令公。
項實遭時定汧隴，自居劇鎮無他績，幸得蠻來固恩寵。為蠻開道引蠻朝，接全唐詩、樂府詩集接作迎。
送蠻常繼踵，天子臨軒四方賀。
朝廷無事唯端拱，漏天走馬春雨寒。
蠻冰飛蛇瘴煙重，椎頭醜類除憂患。
瘴足役夫勞淘勇，全唐詩、樂府詩集勇作湧。
匈奴互市歲不供，雲蠻通好轡長驥。
戎王養馬漸多年，南人耗賴西人恐。
元氏

長慶集卷二十四、樂府詩集卷九十七、全唐詩四百十九。

驃國樂

元稹

驃之樂器頭象駝，音聲不合十二和。
從全唐詩樂府詩集從作促。舞跳趨筋節硬繁詞，
變亂名字訛。千彈萬唱皆咽咽，左旋右轉空嗟嗟。
俯地呼天終不

會曲成調變當如何？德宗深意在柔遠，笙鏞不御停嬪。全唐詩和樂府
詩集嬪作嬌。府

娥史館書為朝貢傳，太常編入鞮鞚科。古時陶堯作天子，遜道親朋詩集親聽康衢歌，又遣道人持木鐸，遍採謳謠天下過。萬人有意皆洞

達四嶽全唐詩卷四。不敢施煩苛，禁全唐詩樂府
詩集禁作盡，令區中擊壞塊，燕詩集

然作及海外，覃恩波秦霸周襄。古官廢下堙上塞，王道頗共矜異俗同聲教，不念齊民方薦瘥。傳稱魚鼈亦咸若，苟能效此誠足多，借如牛馬未蒙澤，豈在抱甕滋龜蠶。教化從來有源委，必將泳海先泳河，非是全唐詩非是作是非。倒置自中古。全唐詩樂府詩集中古作古有。

驃兮驃兮誰爾訶。全唐詩樂府詩集

元氏長慶集卷二十四、樂府詩集卷九十七、全唐詩排印本卷四百十九。

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微赤藤杖歌

元和四年分司東都作

韓愈

赤藤為杖世未窺，臺郎尚書郎也，篇末南宮清深禁闈密務曰：南宮謂虞部禁闈始

攜自滇池國名，樊曰：前漢西南夷傳：夜郎最大，其西滇，方三百里。滇王掃宮避使者，避或作迎，或作邀。方云：當如避道之避。今按：上言掃宮，則當為避舍之避。跪進再拜

諸本無四、七字，方從閻蜀本仍側注二名

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微赤藤杖歌

元和四年分司東都作

韓愈

赤藤為杖世未窺，臺郎尚書郎也，篇末南宮清深禁闈密務曰：南宮謂虞部禁闈始

攜自滇池國名，樊曰：前漢西南夷傳：夜郎最大，其西滇，方三百里。滇王掃宮避使者，避或作迎，或作邀。方云：當如避道之避。今按：上言掃宮，則當為避舍之避。跪進再拜